



吳書一

三國志四十六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塚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爲

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弼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良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

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

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

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

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平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竝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

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客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使君何以在其

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

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

騎五六百人詣營省望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竝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入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壘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堅移屯梁東大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

冠豕閒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閒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雒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溫求引所將兵為愼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愼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

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雷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

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

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愼行謂愼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

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

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愼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

自以計中也而渡遼見果斷蔡園愼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

見與人同自為可耳父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

死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

所至耳父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强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

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

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

怪莫有敢沒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圖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

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

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

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

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

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烈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向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會稽周囑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
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囑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

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

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

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

中堅頭應時腦出物
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匡吳氏所生少子
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

徐州

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寔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得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倖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承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

曰碑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
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廩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

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術表策爲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尙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

捐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史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竿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

晨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晨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諸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君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盡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

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

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

章詣許拜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

獻方物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
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係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
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僞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濟劉備爭盟淮隅是
以未獲承命囊弓戢戈也今備繇旣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
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
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繇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尙少魯於強臣若無過
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
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
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
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
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
於幼主朱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卽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
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
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
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
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
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蹟頓念社稷之危
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
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
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
以生眾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
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
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畱神聽典略云張昭
之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

軍封爲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

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侯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輪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富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八人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陳季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夫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

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

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

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

勦攻取之勦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勦眾盡降勦獨與麾下

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勦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盾女壻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

壽春乃其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勦於皖城勦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羅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勦具說形狀使勦來襲取之勦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勦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勦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勦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勦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勦勦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間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勦策復就攻大破勦勦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勦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埽地無餘表孤持之虜成鬼行尸誠皆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夏曹公力未能
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獍兒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